

【人生边上】

蓬莱七十二家房客

□陈文念

人生漫长路的特殊节点,总能荡起情感的涟漪。

我年轻时居住的地方,与一部电影的名字同名:七十二家房客。因名字好记,又有知名度,当地人便把这个温馨诗意的名字留给居住在这里的人们。

蓬莱七十二家房客,它坐落在蓬莱市钟楼西路顶端,位于小泰山脚下的一片平房,属于县城郊区。房子外面就是庄稼地和果园,出了门远处就是小泰山,是屏风一样的青山。

这些平房是市里集中突击解决各单位人员的住房紧张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盖的,两排七十二户。从外观上看同农村的房子一样,灰瓦白墙,独立小院,但屋内结构不同,三间房,东西两间可做卧室,中间隔开,一分为二,里面做厨房,外面是客厅。那时候是福利分房,不用自己买房。当时我已经工作了五六年,能分上这样的房子也很知足了。

在平房里我度过十二年的青春光阴。结婚后第一次有了自己家的感觉,不久,孩子在这里出生了,温馨快乐的日子从此有滋有味地生长,我的母亲在这里住了三年,把孩子带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

七十二家房客住着的多半是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的,每日衣冠齐整,夹着公文包的干部踱着方正的步子,气宇轩昂地赶路上班。孩子穿着白衬衫、蓝裤子,系着红领巾雀跃地出门,踏着泥路去上学。也有专职的家庭主妇,早早提了菜篮,约了伴儿聊着天去菜市场。下了班,一些女孩一只手拎着从单位食堂取回的一篮蒸饭或一壶开水,另一只手晃着一串钥匙从大街缓缓而过,步态轻盈,娉娉婷婷,身姿袅娜地经过一户户人家。邻家的小林哥几个大男孩总要在她们身后发出几声尖叫或脆脆地吹出一串哨声,引来女孩一个羞涩的目光或略带愠怒的低语。

房客中的女孩们大多在琴声乐语中熏陶过,有好些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跳印度《拍球舞》的阿芳,一双水灵灵的眼睛转动自如,一板一式像极了热烈奔放的印度少女;会拉小提琴又能唱女高音的小静常常在晚会中压轴出场;身段高挑的华子则是每场晚会的报幕员……每到节日庆典,这些花一样的女孩便要比平日更娇艳,她们化了妆,穿着演出服,一道相邀着去剧院。

男孩们穿梭在田野中,奔跑、跳跃、打滚,累了、困了就躺在田里美美地睡上一觉,醒来,望着那让人五脏六腑都干干净净的天,那个年纪,那个世界,又怎会有什么无法释怀的忧愁?

那时候,闲情逸致与我无缘,因为年轻,因为有对文学的那份执着、对公安宣传工作的追求和对书的痴迷,闲暇时间一心扑在写稿上,字里行间都蕴含充沛的情感,好像今生为文字所生。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因这里的平房不参加房改,我原想等房改了在此盖个二层小楼的梦想也化为泡影,慢慢地,七十二家房客逐渐有人家在外头盖了房或买了楼,开始往外搬迁,直至老住户全部搬走了。搬走了一家,又迁入新的住户,热闹依旧,只是渐渐少了一些熟悉的身影和那种文化味道。

现在我也穷其一生积蓄买了宽敞的楼房,面积比平房大好几倍,高高在上,不接地气,仅有我和妻子两人住。年轻时住过的平房,房间小,可住的人多,至少住了我家三口和母亲,虽拥挤但热闹,且生活味道浓厚,日子有奔头。如今的我十分留恋居住在西山七十二家房客的那段岁月,那里接地气、通神灵,“全村人”和睦相处、关系融洽;那里我每天早晨起来可以悠闲地逛逛大山、舒展筋骨,呼吸新鲜空气,与大山做精神对话;大山上的一切植物是报告季节的天使,让我比住在市里的人最先感受到每个季节的到来,提醒我珍惜年年岁岁春夏秋冬的时光;那里是我文学创作起航的地方,我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在那里诞生的;那里是我有人生梦想和形成一种理想生活方式及内心信仰的发源地……

蓬莱七十二家房客,我真想再回去住,那里有我最值得回忆的最幸福的时光!

下,直接对他说:“你看看能不能一二百元帮我拿下?”那兄立回:要我帮你去抬价吗?那还不简单。我可傻了眼,难不成嫌自己钱包太鼓,怎么能够抬价?赶紧解释说不是的,是请你以我的名义,去书店把书拿来,即使30元不行,价格高一点我也还要。那兄也没含糊,少时回我:联系好了,下班去拿。于是我道谢,下班回家。心中仍不免惦记,给那兄发了微信询问。那兄未回,7点多卖家把订单取消了。我安慰自己说,这应该是那兄已取到书了。

晚上10点多,那兄终于回消息,给我看了此书的签名实拍图片,说书他已拿到,价格就是30元。那兄也真知我,第二天就把书快递了来。如今这册小书摆在我的案头,我看施先生签名,横式圆珠笔题写“贻恩同志施蛰存30/2/1992”,应是送给同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的陈贻恩先生的。再看字迹,上款抬头、签名起首和落款日期处都有点抖,而每字的笔顺却还圆润流畅。应该正是他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手迹,若再过几年,先生的手迹该已进入全“抖”时代,体力渐衰,每字皆抖(不少老年人写字都是如此)。

十年辛苦为书忙,不爱红妆爱钱装。此次寒斋又能收入好书,不仅要感谢诚信的卖家,更要感谢仗义的朋友。好书与好友,都是今生的宝贵财富。

签名”等等,都是一些卖家常用的毁约理由。无奈我又是双耳失聪的聋人,经济一向拮据,不得不靠这样“捡漏”的机会藏书,只能寄希望于卖家的诚信。其实说起我的订书记录,可算洋洋大观,包括500元的周作人毛笔签赠本,200元的巴金民国毛笔签赠本。细算起来,恐怕已够开一个小型展览。可到手的书就全不是这回事,上述二书就均已“飞”了。于是,这次我怕又有些愚。不得不另辟蹊径,左右一想,干脆请朋友去上门拿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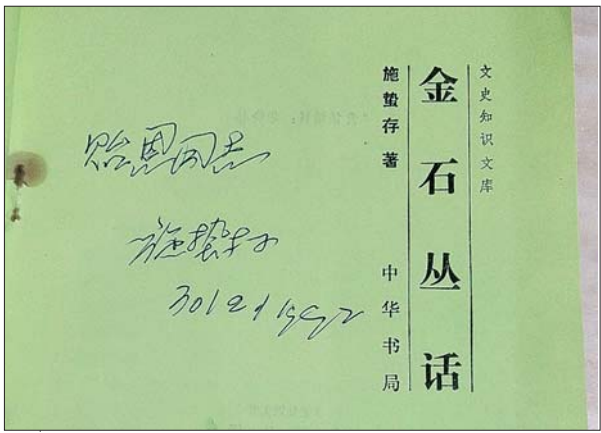
仔细一看,卖家地址是上海市普陀区。我先联系了上海的朋友贺兄,请问他能否帮我去拿书。贺兄是公务人员,工作繁忙,少时回复正在外忙,但支招说,你不如去找好友邵兄,他就是普陀区人。我如梦初醒一般,立即敲响了邵兄的QQ。也是心中慌张,唯恐30元的价格买不

到别的事上去了。有时候说着说着,话不投机,母亲从不与奶奶吵,只忍着委屈,让奶奶把话说完,然后郁闷地回家去,到家后又总免不了大通大哭。这个时候最倒霉的就是父亲了,他站在母亲身边小心地陪着笑脸,陪着不是,哄完母亲又跑到奶奶家去哄奶奶。

母亲的烟从嘴里吸进去,烟雾依旧从嘴里吐出来,她说她不会往肚子里吸,她抽的是跑烟,不伤肺。

母亲的烟一直没戒过,她也没想过要戒。在得脑血栓住院的时候,昏迷了半个多月,出院后在姐姐家住了半年多时间,当时话语也表达不了,所以那半年也就没抽烟。后来,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就又开始抽了。姐姐最反对母亲抽烟,她说她不想看到母亲拐拉着两条不利索的腿(脑血栓后遗症),手里还拿着烟抽,她说那种情形多令人难堪啊。我却不那样想,她都抽大半辈子了,既然戒不了,那就由着她吧。因此,我回老家的时候,也会偶尔给母亲买两条烟,她收到后自然是很开心。我觉得只要她高兴,即使是错的也就依了她吧。

这中华烟,母亲没抽过。母亲抽的烟都是最便宜的那种。早些年,她还跟父亲抽过很长时间的烟叶



【藏书故事】

网购捡漏记

□刘中蔚



前日下午单位正忙,乱中仍惦记着买书之事,不免借空偷闲,坐下来刷新一下旧书网站的最新上书。这一刷新不得了,居然发现一本“宝物”,卖家标题写:“金石丛话(施蛰存签名)”,索价仅30元。一时间我心跳加速,手心发凉,赶紧订下了此书。

施蛰存(1905-2003),浙江杭州人,是上海文坛得享大名的世纪文人。先生一生博学多才,兼通古今中外,在文学创作、古典文学研究、碑帖研究、外国文学翻译方面均有不凡建树。在民国时期,他就以“新感觉派”的小说创作名于当世。他的签名书,无论哪本著作,只要真迹,要买怕是要花千元打底的。30元这样的低价,如果买到,可算俗称的“大漏”。可是,说到旧书的签名,断伪又是一大难题。而我混迹旧书市场十余年,自信眼力尚可。我草草一看,初断此书为真迹。盼着天上掉馅饼,卖家却一直没有确认订单,我心里不免惶急了起来。

在网上买旧书,凡涉及这样大名家墨迹的紧俏商品,一向都是卖家市场。因为新订单订下,还要有一个确认和邮寄的过程,这个过程,短则数时,长则数日。在这段时间内,太好的书,八成就有没订到书却又想要的书友打电话,甚至上门去“撬”书,于是就给了有些卖家毁约的机会,比如“实体店已售”、“书找不到了”、“书上没有

家里有一盒中华烟,硬盒的,准备回老家时带给父母抽的。

这盒中华烟是参加外甥女婚礼时在酒桌上拿的。我们这桌是一帮女人和孩子,没人抽烟,于是在散席的时候我顺手放进了手包。实际上,整整一顿饭工夫,我一直都很注意这盒烟,一直在想怎样才能自然地拿到手,才能够带给父母,让他们尝一尝中华烟的味道,可又担心弟媳妇们误解,心里就一直纠结着。外甥女结婚,上的茅台酒中华烟,满桌子牛羊肉,还有满满一盘子大闸蟹,很是丰盛。给朋友说起酒席的规格,朋友说应是最高规格了。我心里很不以为然,我就这么一个外甥女,我姐就这么一个女儿,远嫁到寒冷的沈阳,酒席的规格高点儿又能怎样呢?

那盒烟带回来了,因担心回老家时忘记带,便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它,每次也都会想起这盒烟的来历,想起外甥女结婚时的美丽和幸福,其中还夹杂着一丝远离家乡的愁绪。

我的父母都是烟民。父亲反而比母亲抽得少,母亲的烟从年轻时就开始了。她说她是为了家里的生计愁的,具体谁知道呢?反正是在农村,像她那个年纪的女人抽烟的不是很多。我的奶奶也抽烟,只记

【性情文本】

一盒中华烟

□郑云霞

得每次与母亲去奶奶家,奶奶总是从枕头下拿出平时不舍得抽的烟给母亲,让母亲点上。母亲接过来,先是拿在手里翻转着看看,然后接过奶奶递来的火柴,抽出一根,“刺啦”一声划着了,先伸手给奶奶点上,等她给自己点的时候,火柴都燃到最后了。我的心每次都提到嗓子眼,担心那燃着的火柴把烫着她的手,而母亲也总是在火柴恰好要着完的时候把烟点着,然后吸一口。奶奶用征询的目光看着她,直到母亲说她抽什么烟都抽不出好来,白白浪费了。奶奶笑了笑,说好烟不呛。于是,娘俩从烟开头,就又说